

中國人這幾年由臺灣來的最多，大陸來的也在增加。大概在三千人以上，兩年前餐館生意興旺，二年內由卅家增到一百家，家家賺錢。廚師、應生，打麻將每次輸贏，都在五百美金以上，聽說今年初臺北皇冠雜誌連載了一篇由阿回臺的廚師所寫的文章，可表現一些華人對阿的初步印

。去年起情況已不好，華僑中發生兩大奇案，第一是中華會館某理事，與本地黑社會勾結，專搶新來華僑，每次幾萬美金，不下十多次，現某君已在坐牢。第二是中華會館主席投資失敗，在臺北跳樓自殺未成。現在一工人，每月大概賺美金40元，生活很難。但我到內地玩過二次，看到一生活很好，一次是在一位本地富人家渡週末，這家人資產幾千萬美金，別墅很漂亮，他們是做電子器材進口生意，各方關係好，主人之一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工廠工作時的窮同事，最近十年，才發財，

又一次到與烏拉圭（URUGUAY）鄰近一個水域，一位本地朋友家週末，主人做汽車站生意，也很舒服，買賣汽油，辦法很多。過橋即是烏拉圭，阿國汽油每介命 \$US68分，烏國每介命\$US4元，相差六倍。其也吃的用的穿的，都相差二倍三倍，很多烏國窮人，步行廿公里，到阿方買一些小東西回烏轉賣，也討一個生活。

現在阿軍政府宣佈1984年三月還政於民，各政黨已開始活動，但經濟如此混亂，美金有四個價。即農產出口（17000），工業進出口（24000），金融（29000），黑市（50000），混水摸魚。MALVINAS 軍事已了，外交經濟陣線仍未解決，但國家命運很長，老大中國經三十年三反五反，尚未拖垮，阿根廷當然也不會倒外。

1980年我向友聲報導「奇蹟與魔術」，1981年只是「來鴻」，1982年是「驚鴻」，1983呢，誰也不知道，諸位學長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1982年9月1日于阿京）

## 敬悼周維幹學長

加拿大同學會

八月二日的那一天，多倫多的校友們，接到蔡若松會長的電話。他說：「周維幹學長於八月一日在渥太華逝世，訂於八月四日出殯」，消息傳來，校友們無不震悼，痛失元老。我謹代表旅加同學為文悼念。

周學長居加拿大三十七年，為交大校友會首屆會長。他有長者的和祥，學者的幽默，藝術家的風趣，年輕人的嘻笑，在校友聚會時，一看見周學長，無論男女，莫不「皆大歡喜」。現在他悄悄地走了，我們再也聽不到他說不完的掌故，歌謠，以及嘹亮的笑聲。我們的心中，頓有一片填不盡的空虛，悽愴與徬徨。

周學長出生在江蘇無錫，沒有到過那地方的人，可看一段蘇東坡的卜算子：

水是眼波橫，山是眉峯聚，  
欲問行人去那邊，眉眼盈盈處。

無錫不僅是山明水秀，不僅是魚米之鄉，而且是中國工業的搖籃。中國早期紡織大王兼麵粉大王榮宗敬所開的一系列紡織廠及麵粉廠，都設在無錫。此外無錫的肉骨頭以及吳儂軟語，都是遠近馳名，過去到過周學長家作客的人，多享受到這種口福與耳福。

周學長於1921，畢業於上海交大電機系，後留學美國哈佛，並在西屋公司實習，返國後，參加建設委員會工作，抗戰時，資源委員會成立，他受任籌備中央無線電器材廠，隨任該廠總經理。這是周學長春秋鼎盛，事業如日中天的時期，該廠設在「山水甲天下」的桂林，規模龐大，人才濟濟。抗戰期間，軍用無線電設備，幾乎大部由該廠供應。廠內網羅全國各

學的優秀技術人才，其中現在北美洲學術界與工業界，卓有成就者不少。留加拿大有周威先、沈嘉英，在美國有歐陽藻、魏重慶、李華桐、凌宏章、薛光宇、胡國澄、鄭鈞、黃應春、王安、朱耀漢、徐修惠、王教仁，都是交大校友。

抗戰勝利後，周學長（1945年）奉派出國考察，事竣後，加拿大有一大筆貸款，願予中國，行政院於是決定在加拿大成立物資供應處，由資委會調周學長至該處工作，先任副處長，後升任處長。在周學長任內，為國家採購重要物資，利國利民，勳勞卓著。供應處於1952年奉令結束，周學長自此退休，開創另一新境界。

仕而優則學，是中國讀書人，承受孔老夫子教訓常走的一條路，我們的周學長，正是如此。他從官方退休後，頤養一段時期，蓄精養銳，開始學畫，每天在他的地下室，辛苦努力，孜孜不懈，有時到他家作不速之客，看到他臉上紅一塊，紫一塊，不禁啞然失笑。周學長出生於靈秀之邦，又週遊名山大川，加上他的藝術天才，不到十年，他的油畫，在多倫多，聲譽鵲起，他的傑作，是巴黎風光，紙醉金迷的花都，伴以藍天緋雲，麗橋翠水，使人一看就迷，悠然神往，由周學長的畫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多彩多姿，才氣橫溢的人物。

周夫人任月華女士，與周學長伉儷情篤，使年青小伙子都艷羨不已，不幸她在十四年去世，周學長時年七十，老年喪偶，沉恩愛逾恆，自是悽愴悱惻，涕泗滂沱，所幸周學長在多倫多，校友故交，為數不少，經常聚會，談笑風生，足解寂寞，1973年，周學長壽登七五，校友會舉觴祝賀，凌雲不才，獻詩稱頌，詩曰：

年少遊滬濱，卓爾自不羣  
壯歲主名廠，隆譽飲桂林  
畫力追芬奇，藝才噪多城  
閑情傲世外，松柏正長春

1978年周公八十大慶，多倫多校友假金冠酒樓，為周公暖壽，少長咸集，羣英畢至，有佳饌，有壽桃，有歡笑，有歌舞，五官並用，手足齊飛，那番熱鬧與熱情，在場老少，莫不樂上三十三天。

次年三月，周學長由於體力衰弱，決定由多倫多遷往渥太華，與子媳同住，以娛晚景，行前校友祖餞，無不黯然神傷，我贈詩賦別，有曰：

桂林鬱翠楓葉紅，蓉城飛來識荆公  
半載陶陶樂山水，長日習習坐春風  
豈意海外逢故舊，那堪滄桑話西東  
廿年歡聚又賦別，離情無限愧文通

詩中第二句至第四句，是指1943年，我由四川成都，奉航空委員會命，飛到桂林，派駐無線電器材廠，監造航委會訂購之無線電發射機，由於「顧客代表」身份，我居蔽半年，備受優待，經常徜徉於桂林陽朔山水之間（按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陽朔山水甲桂林）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真樂不思蜀，生平快事，無過於此，而周總經理，當年豪氣干雲，談笑生風，四十年來，猶歷歷在目。

今年三月，周學長患腦中風，一直住在醫院，朋友同學，先後訪問，絡繹不絕，延至八月一日，終於長辭，享年八十有四，哲人其萎，云不痛哉！

謹調寄西江月，以悼周公：

四十年前相識，八千里外重逢  
天南地北談笑中，不減當年雄風  
桂林山水渺渺，江南煙雨濛濛  
我公乘鶴上仙宮，逍遙極樂無窮。

八月十八日魏凌雲執筆